

帝王后妃宦官私生活揭秘

张志君 著

(下)



帝王后妃宦官私生活揭秘

张志君 著

责任编辑:徐文渊

封面设计:尹怀远

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6.25 印张 10 插页
1050 千字

长春市凯旋胶版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 000 册 (上中下)定价:32.80 元

“狸猫换太子”牵涉到的两个女人

——北宋真宗的两个妻子刘氏、李氏

词曰：

黄苞初绽，谁向江头寄。天赋与清香，笑红颜、吐妖逞媚。低垂花面，不与众争妍。春尚未，先群卉，独禀中央气。何须施巧，点缀芳丛里。只恐暗寻香，误蜂儿、归来故垒。玉纤攀处，金钏色相宜。朔风寒，空雪坠，痛赏休辞醉。

公元 997 年 3 月癸巳日，宋太宗赵光义驾崩，终年 59 岁。所遗皇位由太子赵元侃继承。元侃原名德昌，后又改名元休、元侃，系太宗第 3 子，他本无承继大宝之望，只是因为吕端、寇准等一班正直大臣的全力推戴，他才坐上了皇帝的位置。

“看人挑担不吃力”，没当皇帝之前赵元侃——继位后改名为赵恒——以为皇帝是最好干的差事了。可当了皇帝之后，他才觉得满不是那么回事。在他在位的 25 年间，内忧外患频仍，一向被视为避风港湾的宫廷也不能安生。

他先后换了 3 个皇后，这 3 个皇后没有给他留下一子一女，反倒给他留下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名声。

赵恒的第 1 个皇后姓潘，乃是大名鼎鼎的潘美（潘仁美）

之女，在《杨家将演义》等一些通俗文艺作品中，是个可笑的角色。

第2个皇后郭氏，没有什么名声。第3个皇后章献明肃皇后刘氏则是制造了一场千古奇冤，又蒙受了一场千古奇冤的人物。

一、善播鼗，声色俱佳动京师 工妩媚，蜀女一笑迷襄王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在统一了南北各割据小政权之后，带兵亲征北汉，围攻北汉都城太原。北汉一向依为靠山的契丹，因也受到北宋重兵威逼，只能以大同一路兵救援北汉，仗打得十分激烈。5月5日，北汉主刘继元率群臣到宋军营中投降，战斗结束。

随同宋太宗征讨北汉的诸色人等中，有一个姓刘名通的武将，他官拜虎捷都指挥使，蜀地人氏，家有一妻一女。在班师回京的路上，刘通不幸染上了时疾，“道卒”，死在了半路上。遗下的孤妻弱女，闻听丈夫的死讯，刘通之妻龚氏急火攻心，不久也病死。尚在襁褓中的二女儿刘娥成了孤儿，多亏外公家的抚养，才使她长大成人。

转眼之间，10几年过去了，刘娥的外公、外婆、舅父、母均已过世，只剩下她与表哥龚美相依为命。

15岁那年，一向以锻银为业的表哥听说京城汴梁生意好做，就带着刘娥千里迢迢地来到了京师。

宋代虽然已有纸币——“交子”发行，但最常用的货币仍然是银子。作为流通手段，需要银两，作为装饰品，需要银器，因此，东京汴梁的锻银业很发达，从话本如《错斩崔宁》等中我

们还可以看出，宋代的银匠是常有机会接近上流社会的。

龚美开的那间小银坊，也常常有上流社会的人前来光顾，日子长了，龚美看出来了，那些公侯王孙们不是奔着他，而是奔着他的表妹来的。

刘娥也会锻银吗？

不是的。

她会的是另外一件行当：播鼗。

鼗，读作 táo。鼗是什么东西呢？它也是一种乐器，带有长柄的柄。《周礼·春官·小师》中有“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郑玄注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照郑玄的注释，我们可以看出，鼗并非鼓，而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拨浪棒相似。

播鼗，无非就是摇晃拨浪棒，本是小孩子闲着无聊时才玩的玩意儿。

刘娥之播鼗，想来不过是为了解闷而已，她的技艺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天晓得。

好在那些纨绔子弟也不是为听播鼗而来。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耳！”

由于这些阔少们的推波助澜，刘娥的声名渐渐传播到深宅大院的王府。

有一天，刘氏一边看着表哥干活，一边坐着播弄她那件宝贝，忽听店外一阵脚步声，抬眼一看，有一个男子正笑吟吟地带着一种欣赏的表情在打量着她。

“客人可是要锻造银器？”

“非也。”

“可是要将手中的银两整兑？”

“非也。”

“那……”

“孤家是特意前来倾听你播鼗的!”

“孤家?”

“大胆!”紧随那人身后的一个保镖模样的人开口喝道,
“见了王爷还不敛衽下拜,反而查三问四。”

“王爷?”刘娥也不知是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是真的装糊涂。

“蠢货,我们是襄王府的,襄王你总该知道吧!”

在汴梁,谁会不知道襄王呢?襄王原名赵德昌,后又改名为元休、元侃,是太宗皇帝赵光义的第3个儿子,在太宗诸子中名气最大。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颇能说明襄王为什么这么有名。据说,在太宗赵光义晚年的时候,为了建储定国本,曾召一个号称“麻衣神相”的僧人相看朝中几个小王爷。已经看过7个了,没有一个令人振奋,只有当时身为襄王的赵德昌还在睡觉,相者本已打定主意要走,但一看到赵德昌的几个仆人,他立刻改变了主意,出来对太宗皇帝说:“臣遍观诸王,福禄无有过襄王者!”

赵光义感觉到很奇怪,他问:“你没有见到襄王,怎么会知道他的命最好?”

相者不慌不忙地答道:“臣刚才见到襄王的几位侍从,他们都具有以后出任将相的气质,仆人尚且如此,主人的才具就可想而知了!”

且说刘娥一听站在面前的这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襄王,不由芳心乱动。

赵德昌不疾不徐地喝住了随从:“你穷咋唬什么!孤家今天不是以王爵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听者的身份来聆听刘美人

儿的播鼗高技的！”

“听见了没有？”另一个随从又高声叫道，“快拿出点真本事来服侍王爷！”

“王爷万福！”刘娥主意已定，深深地福了一福，然后打起精神，拿出看家本领，双手各持一鼗，真个是轻摇快晃缓急播，击尽心中无限事。把个襄王听得如醉如痴，在如怨如诉的乐声中他仿佛找到了一个潜藏在心里的老朋友，其快乐是无法形容的。一通乐曲奏毕，刘娥停奏，回眸一笑，赵德昌仿佛一下子跌入了美好的幻境之中。带着这种美好的感觉，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女子越看越顺眼，管她是什么出身，管她从事过什么职业，只要她能长伴我身旁，也就足矣！

于是，襄王示意手下，和龚美接洽，商讨将刘娥带回王府的可行性。

正愁没有办法结交王侯的龚美求之不得，满口答应，刘娥也极高兴，于是，一乘青衣小轿，将刘娥抬进了襄王府。

这时候，刘娥 15 岁。

一对年轻人，情窦初开，自然是如胶似漆，赵德昌与刘娥的某些过于亲昵的举动惹起了一些长辈的不满。

据《宋史》记载，赵德昌系宋太宗的元德皇后李氏所生，李氏已于公元 977 年病死。从 9 岁开始，小襄王就由乳母带大。由于乳母有保育之功，赵光义封她为秦国夫人。这位秦国夫人“言严整”，是个传统型的人物。她怕自己一心一意带大的小王子被新来的女人带坏，就向赵光义作了小汇报。

太宗听了大为光火，他着人将儿子叫来训斥了一顿，然后命他立即将那个小野女人送走。一向畏父如虎的赵德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将心爱的人留下以保住自己的爱情，还是尊从父命以保住自己的王位，权衡了半天，他选择了后者。

于是刘娥被送出了王宫，当然，她没有回龚美开的那间小银作坊，而是来到王宫指使张耆的家里。这是赵德昌安排的。

二、二进宫，刘氏由贱而贵封德妃 ——侍寝，李女即有娠产下仁宗

赵德昌（继位后改名赵恒），是公元 997 年继位的，是为真宗。

继位之前，有一个很惊险的小插曲：

官拜宣政使的一个名叫王继恩的大臣，忌讳赵恒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谋立太宗的另一个儿子、楚王赵元佐，皇后（明德皇后）李氏也参与了这项密谋，多亏了吕端“大事不糊涂”，先采取非常措施，将王继恩等人锁了起来，并舌战皇后，才使赵恒坐上了皇帝宝座。

当上皇帝之后不久，刘娥就被接了回来。

她这是“二进宫”了。

久别胜新婚，小两口又如胶似漆起来，此时，赵恒真个是万人之上，谁也不敢再在他的面前说三道四了。

于是，刘娥开始连连升级。

先是被封为美人，然后又进位德妃。

大概就在刘氏被封为德妃不久，宫中来了一个姓李的宫女，被主管太监分给德妃作侍女。

这位李氏是浙江人。其祖李延嗣曾当过五代十国时吴越王国的金华县主簿。其父李仁德当过宋朝的左班殿直。

公元 1009 年 6 月，宋真宗赵恒信步所至，来到了刘德妃所在的坤宁宫。刘德妃其时因天气炎热，正在沐浴，赵恒闲得无聊，就歪起头打量给他端茶倒水的宫女，但见她高高的个

儿，细细的腰，一双丹凤眼，像能说话，敛目低眉，显得楚楚可怜。赵恒不禁心动，立即屏退众人，包括刘德妃在内，令她们一律不得打扰，然后，就在常和刘德妃休息的床上把李氏给“临幸”了。

刘德妃见老公这么快就和别的女人胡搞，自然很生气，但她也有弱点——不能生育。在封建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要赵恒一搬出这顶大帽子，她就哑口无言了。但她又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她想了个办法。

等皇帝干完事情走了之后，她着人叫来了刚刚穿戴完毕的李氏。

李氏又羞又怕，几个时辰以前，她还是个黄花闺女，可片刻之间，她却成了一个小妇人，而且还是在自己服侍的刘德妃的床上完成这一转变的。她心里不能不感到紧张。

刘德妃仿佛是看穿了她的心思，屏退了众人，亲切地拉着李氏的手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不是你要做，而是皇帝要你做的！不过，”说到这里，刘妃话锋一转：“我要和你谈个条件，以后皇帝来，你还可以侍寝，但倘若有娠，生下男儿，必须由我抚养！”

少不更事的李氏此时巴不得早点离开，所以，无论刘德妃说什么，她都诺诺连声。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其后，赵恒又“临幸”了李氏几次，李氏自己也不知怎地，真的就有了身孕。

刘德妃发觉李氏有孕以后，不准她随便外出，只准在有数的几个地方活动。

有一天，真宗赵恒去御台游玩，李氏随侍，虽然“日理万机”，但赵恒还是没有忘记带上李氏。从步辇上下来，还没走几

步，忽听“啪”地一声，一个什么东西掉到地上。

是玉钗！赵恒见了暗暗在心里祷告：倘天不绝宋，请过往神灵保佑，此钗不碎，李氏所产之婴一定是男孩。

待到宫女捡回玉钗，果然未碎，真宗别提有多高兴了。

公元1010年4月甲戌日，李氏产下一个男婴，宋真宗亲自为他取名赵受益。

李氏，因了生子的缘故而被赵恒封为崇阳县君。

民间传说中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就从这里开始编造衍生。

旧通俗小说及旧戏剧差不多都以不同的形式煞有介事地向人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宋真宗时，有刘、李二妃同时身怀有孕。刘妃奸诈，李妃憨厚。真宗声称，谁先生子，就立谁为皇后，立所生子为太子。李妃先产下一子。刘妃担心李氏登上皇后宝座，便暗中命人将李妃所生之子用剥了皮的狸猫（取其血肉模糊，难以辨认）替换，然后故意引皇帝前往认子，当真宗见到那血肉模糊的剥皮狸猫时，不知是计，大吃一惊，遂打消了立李妃为皇后的念头。李妃所生子幸而被老太监陈琳救起，送到某王爷家中抚养。不久，刘妃也产下一子，遂被封为皇后。但刘妃所生之子不久夭折，不得不从某王爷府中过继了一子，此子即为李妃所生之子。20年以后，过继过来的孩子继位，是为宋仁宗，老太监陈琳在仁宗面前痛陈往事，又得包拯等人的协助，寻回流落民间的李氏，母子团圆。

这个故事除了李氏产子为别人抚养一点以外，其余都是编造的。

宋朝人陆游在论及他所在时代人们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时，曾有诗叹曰：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我们倘若知晓了有关刘、李二氏的史实，想必定会发出与放翁老人一样的慨叹。

且说李氏产下儿子赵受益之后，因与刘德妃有约在先，只好忍痛把男婴交给刘妃，刘妃也根本没用什么狸猫来换太子——何况谁也不能料定此子后来必定是太子——而是将孩子交由真宗的另一个妃子杨淑妃，让她帮着抚养。

刘德妃是两年以后的公元1012年12月丁亥日才被立为皇后的。

刘氏之被立为皇后，并不是因为她抢了李氏的儿子，而是因为她“性警敏，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宫闱事有问，辄援引故实以对，帝深重之。”用今天的话说是因为她的才干而不是因为她抢个儿子才得立的。

刘氏这个女人，其性格十分复杂，倘若将她与其他历史人物相比，她与那个一心想称王称霸，又自诩“倘天下无孤，不知有几人称帝”的曹操有点相似。

公元1022年2月戊午日，宋真宗赵恒病死，遗诏太子受益于枢前即位，改名为桢，是为仁宗。由于仁宗年纪太小（12岁），只好由刘氏垂帘听政。

奸臣丁谓、雷允恭等向刘后进言，欲去掉大行皇帝遗诏中“令皇后权处分军国事”中的“权”字，因遭一班顾命老臣的反对而未果，刘后知道后嘴上没说什么，可过了不几天，她就在有关皇太后与皇帝处理朝政的问题上“玩”了反对她的群臣一下，她通过入内押班雷允恭之口转告众人：“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辅臣决之。”整个地把大权独揽过去。

大权在握以后，刘氏逐一罢免了曾经反对过她的寇准、李迪等人，当然她后来也罢免了一贯奉承她的奸臣丁谓。

有一本也是写后妃的史书在提及刘后时，夸她拒学武则天，实际上刘氏曾经有过学习武则天，将帝位取而代之的打算。

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公元1027年前后，刘氏曾以临朝称制的皇太后身份，与当时的宰相，参知政事鲁宗道有过一次颇为有趣的谈话。

“鲁先生熟知唐史，依鲁先生看，唐代的武后是个怎么样的人？”刘氏拐弯抹角地问。

“唐之罪人也！”向以耿直著称的鲁宗道仿佛看穿了皇后的心事，梗着脖子答了一句。

“为什么？”

“她好端端的皇太后不当，却偏要取自己之子而代之，结果，众叛亲离，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中对不起自己的丈夫，还差点倾覆了唐王朝。武氏既无自知之明，又无保国护子之能，几危社稷，是以臣斗胆进言，以为武后乃唐王朝之罪人也。”

史称：“后默然。”

这真是一段充满了机锋的谈话。其中余味，读者诸君可以慢慢体味。

不久，有个名叫方仲弓的小臣上书请立刘氏七庙。还是那个“鱼头参政”（美称）鲁宗道以“若立刘氏七庙，如嗣君何？”之类的话，把这件事给推掉了。

公元1030年2月，河中府通判范仲淹疏请刘后归政于皇帝。其疏略云：“陛下（指刘太后）拥扶圣躬，听断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圣，握乾纲而旧坤纽，非黄裳之吉相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

养”。

疏上，刘后不理。

又过了两年，到了公元1032年2月，一直默默无闻的李氏病重，不治而死。从打公元1010年生下儿子，到公元1032年去世，22后间，李氏是怎样生活的呢？

她决非像民间传说中的那样，流落民间，“捡”了两个儿子，艰难度日，但也一直没有大富大贵。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因为产下仁宗赵桢的缘故，李氏被真宗赵恒封为崇阳县君。过了几年，又生了一个女儿，李氏被进爵为才人，然后是婉容，等到仁宗即位后，李氏又被封为顺容，被遣去看守永定陵（真宗之墓）。

李氏的晚年虽然没有得到刘后的允许去认回自己的亲生儿子，但刘后对她也一直不薄。

为了补偿李氏的失子之痛，刘后曾派自己的表哥龚美——时已改姓刘，称刘美——与另一个名叫张怀德的大臣充任寻访使，到李氏的家乡金华县去寻访李氏的家人，寻得李氏之弟李用和。由刘后亲自下令，将李用和补三班奉职。

一半是出于畏惧旧主，一半是由于感恩，所以终其一生，李氏一直“默然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直到临死，才由顺容进封为宸妃（史称她为李宸妃）。

宋代是个很讲究礼仪的朝代，大臣们的礼仪观念极强。因此，围绕着李氏的葬礼，一场论争悄悄地在刘后与当朝宰相吕夷简之间进行。

对李氏优待是优待，但在刘太后的心中，李氏——虽然已被封为宸妃——但仍与当年的侍儿没什么两样。因此，刘太后仍想只以宫人之礼安葬李氏。

早朝时向外廷诸臣宣布此项决定时，领班大臣吕夷简说

了四个字：“礼宜从厚”，一句话说得太后“遽引帝起”——她是要避开儿子的耳目。

退朝以后，刘太后命人叫住吕夷简，她要单独和这个老臣谈谈。

“死的不过是一个官人，相公喋喋不休，说些什么？”刘太后带有几分不满地责问说，“难道宰相还要管内廷的家事吗？”这个帽子不小！

吕夷简胸有成竹，不卑不亢地答道：“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皆当预也。”

“相公该不是想离间老身与皇帝的母子之情吧？”

“恰恰相反。”吕夷简顿了顿，状极诚恳地说：“太后难道不想保全刘氏吗？倘若想要保全刘氏，则李氏的丧礼就要从厚！其道理恕臣不明言了！”

刘氏是个明白人，想了想，明白了吕夷简的一番良苦用心。于是，改用品大礼服敛李氏，灵柩自西华门出，李氏的一切服饰均与太后无异。这一着棋，在吕夷简的点拨下，刘后又走对了。

公元1033年3月甲午日，刘太后崩于宫中。

刘后其人，诚如我们前面所说，有功有过，很难用好人或坏人之类的评语简单地加以评估。

可以这样说，在处理国事时，刘后的成就很多。史称她“称制十一年，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习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内外赐与有节。”

下面几件事颇能说明问题：

还是在临朝称制期间，有一次刘氏接受柴氏、李氏2公主朝见。——柴氏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女儿，李氏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千金，她们的父亲分别被宋太祖、太宗夺去皇位，为了笼

络人心，宋太宗赵光义先后将她们两人认为义女，是以到了宋朝，她们仍是公主。不过她们这个公主，其待遇是没法和真正的赵姓公主相比的。

刘太后见到这两个曾是前朝金枝玉叶的女子“犹服髻髻”——带着假发髻（髻，音 bì 假发之意——著者），忍不住动了恻隐之心，叹息着说：“姑姑们老了！”命令左右贴身太监拿来了名贵的珠玑帕首，赏给两个外姓人。

当时润王赵元份的妻子安国夫人李氏也“老发且落”，见到刘后也恳请太后赐以帕首，刘后因她是自己的弟媳，是家里人而断然拒绝。人问其故，刘后答曰：“李、柴二公主，是太宗皇帝的义女，大行皇帝（指真宗）的义妹。我自然要善待他们，而安国夫人，是我们老赵家的人，不能让她搞特殊！”

据说，还有一次，刘后身边服侍她的宫女见仁宗皇帝的身边人都戴了许多漂亮首饰，也向太后进言，欲图仿效。刘后断然拒绝。她说：“那些戴首饰的人是当今皇帝的嫔妃，她们为了侍候皇上自然要打扮得漂亮一点，你们整天陪我这老太婆，学她们是不行的！”

由于刘后做什么都能循规蹈矩，所以终其一生，她能始终得到儿子赵桢的尊敬，当她病重期间，由皇帝亲自宣布大赦天下，并且“延天下名医，驰传诣京师”。

可叹医生救病救不了命，刘后逝世以后，燕王赵德昭（注意，是赵德昭，而不是像某本后妃故事中所说的赵元俨，而且赵德昭的爵位是燕王，而非野史、笔记小说中的八千岁或八大王——著者）入宫奔丧，趁便向小皇帝赵桢进言，指出“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按：赵德昭系宋太祖赵匡胤的儿子，根据定例，太祖死，太宗立，太宗死，应把皇位还给德昭，但太宗却传位给了自己的儿子，德昭没当上皇帝，必然怨气冲

天，是以，一向被认为是义举的揭破仁宗身世之举，笔者认为其中含有挑拨之嫌疑，尤其是最后一句：“妃死以非命”。)

仁宗听了恸哭不止。想到母亲生下来自己之后就忍痛割爱，想到几十年间，儿子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而给母亲带来的痛苦，赵桢接连几天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并下令对刘后害死母亲一事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并非像燕王所说，最值得信任的李用和(李宸妃之弟)开棺后回来报告，说李妃死后一切皆按太后之礼盛敛，仁宗皇帝这才平了一口气。

刘氏和李氏生前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死后却获得同等的尊荣。

宋仁宗对她们二位可以说是都克尽了为子之道的。

据史料记载：

宋仁宗为纪念李氏“拜用和(李氏之弟)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后又将福康公主下嫁给用和之子。

为了不给刘氏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赵桢接受了名臣范仲淹的“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的建议，“下诏戒饬中外，毋得辄言皇太后垂帘日事。”

打皇帝的耳光·救皇帝 免于一死的女人

——北宋仁宗的几位皇后

词曰：

奈君何？正帐中看舞，帐外又闻歌。蝶化春前，鹃啼夜半，补天漫问皇姑。妾命正如花片薄，比潇湘，泪竹情更多。见说年年，凄红怨碧，愁满山河。认取前生小影，想步摇玉佩，脸晕霞窝。色相参看，似还曾识，伤心又历风波。尽开向、无人见处，也难忘，啼颊与颦娥。试比鸳鸯冢树，可许交柯？

公元1022年2月，北宋真宗皇帝赵恒病死，其子，排行第6的赵受益继位，后赵受益更名为赵桢，是为仁宗皇帝。

仁宗在北宋王朝9位皇帝中武功文治皆属平平，史家和小说者流对他感兴趣的原因与其说是对他本人，倒不如说是对他的几位皇后，不是妇以夫荣，而是夫以妇显，这一点，恐怕九泉之下的赵桢死后有知，一定会大出意外的吧！

赵桢虽然不是一个好色荒淫的皇帝，但也有过许多女人，我们这里提及的只有两位：一姓郭，一姓曹，她们先后当过仁宗的正妻(皇后)，而且都曾做过“与皇后身份不符”的事情。